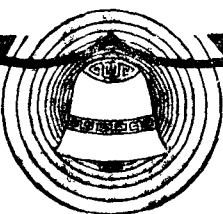


尤利·巴基著
鍾憲民譯

犧牲者

正中書局印行



有 所 權 版
究 必 印 翻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滬一版

職 性 著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五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運費應費)

原 著 者

J. Baghy
尤 利 巴

基

譯 者

鍾 憲

民

發 行 人

吳 乘

常

印 刷 所

正 中 書 局

發 行 所

正 中 書 局

(1480)

譯者序言

尤利·巴基（Julio Baghy）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，祇有三部：巴金兄譯的「秋天裏的春天」（開明版），索非兄譯的「遺產」（開明版），以及拙譯「祇是一個人」（光華書局出版）。現在我又把他的長篇傑作「犧牲者」譯出了，所以應該在這裏把作者比較詳細地介紹一下。巴金兄譯的「秋天裏的春天」的序文，正是介紹作者最好的一篇文章，所以我根據巴金兄在該書的序文，寫下了下面的介紹。

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·巴基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。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，詩歌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。他的作品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字，在各國銷行頗廣。他是一個優伶之兒，自己也是一個優伶，曾飾過沙士比亞的名劇中的主角如韓姆列特之類。他因參加歐戰而作俄軍之俘虜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荒原。在那裏他於孤苦呻吟之際，將他的苦痛的情懷寫入詩歌，成了憂鬱悲慘的調子。他的長篇小說「犧牲者」就是他在西伯利亞生活的記錄——以冰天雪地為背景的一個悲痛的故事。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犧牲的精神，反侵略戰爭的意識，以及詩人的敏感的熱情與有力的描寫，無疑地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象，引起了廣大的同情，而得了世界語文壇上的冠冕之作的榮譽。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悵鬱風，但裏面都依然的耀着希望。他頗似朶斯退益夫斯基，他的作品是直

訴於人們的深心的。在他，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，社會地位如何卑下，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，從裏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，換言之，即是悲慘醜陋的外觀下面還藏着一個純潔的靈魂。自然，這情形是那般少爺們小姐們所不能了解的。所以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（Grigorovich）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以後，許多高等俄人甚至驚訝地問道：「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，居然知道愛嗎？」那麼他們就不要來讀巴基的小說罷。

尤利·巴基在匈牙利現代文壇上也是第一流的作家，關於他本國文的著作，譯者知道的很少；不過他以世界語創作的卻很多。長篇鉅著除了「犧牲者」外，還有長篇小說「喝啦」，描寫人類追求金錢和物質慾的滿足，諷刺現代人生，而指示着光明之路。此外尚有「犧牲者」續篇「地獄」，也已出版了。

約翰坐在窗邊，凝視着星光全無的黑夜。外面西伯利亞的冰雪發着裂聲，厚雪鋪滿着大地，宛如一幅不可計量的喪布。裏面，在房間裏，十個同命人的氣息，使空氣溫暖了一點。他們正在睡覺，單調的鼾聲，祇有幾次被突然的叫聲或者無意識的嚙語截斷了。這些同命人正在做夢。營舍裏面走廊上不時回響着那值夜伍長朦朧欲睡似的步履聲。他也是一個俘虜，因為那俄國的營長不是一個可靠的人，甚至對於自己俄國人也是不可靠的。那值夜者忽而走忽而停。難得有耳語的交談聲從關着的門隙裏透過來。祇有片斷的語聲，但老是相同的：

「冷啊，真冷啊！」

「是的，真冷！三十六度……」

「祇有三十六度？去年我們在依爾別脫的時候，還有五十二度呢。同胞，要知道，五十二度呢！這真不是開玩笑哩，尤其是我們還要出去砍一個樹林，而且又有成千成萬的虱子要咬我們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……」

「我們幾時可以回家呢？」

「有人說，俄國人已經不能長久支持下去了……」

「胡說，胡說，同胞，我對你說。這是謊話！我們永遠不會回家了，永遠不會！」

「哦，還得忍耐一下。不應該就此失望，我們快要回家了。」

「我們永不會回家了！我對你說，永不會回家了。我在這裏已經三年。人家總是說，快要……快要，不過總是快要。我們永不會回家了！」

說話的人愈說，語氣愈尖銳，像在辯論似的。約翰認出了這話聲。他從牀上跳身來，走向門去。一陣惡氣，從那開着的門口吹進房來。在那營舍的大廳堂裏比較溫暖一點。那是當然的！四百個俘虜，像糟白魚一樣擠在一起，熱氣當然比十個來得多。

「不要胡說八道！」他不耐煩地開端說。「人家要睡覺。我們在這種苦難中祇有睡覺是上帝給我們的唯一恩賜。」

「那很好……很好……不要這樣不耐煩吧！」那聽話的人回答。

「我並不是不耐煩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

「噯！你不可以說完那句話。我說到討厭的方面來了。噯呀，快，快，我親愛的！」他笑着說，帶着一種醉態的愚鈍。

「你又喝過酒了。白蘭地的氣味……」

「白蘭地氣味……白蘭地氣味……你不必來規勸我！讓我去喝酒吧！這是唯一的安慰，而且我又難得有機會……」

「謝天謝地！」

「謝天謝地，爲什麼呢？我請問你爲什麼？說吧，爲什麼？說呀！」

「不要叫！進來睡覺吧！」

「天曉得，我還不願睡覺哩。我要同你說話，因爲你是我最同情的朋友。不是嗎？自然是，是的！哦，我剛從城裏回來，並且……」

「好！我們來談談吧，但是不要在這走廊裏。到房裏去……哦，彼得，謹慎一點。」
「快點，快點，快點！不過我還要對我的同胞說，他是錯了的。他大錯了！」他轉向那值夜的伍長去。「朋友，我們永不會回家了，永不會！不要再胡說什麼『祇要再忍耐一點，祇要再有一點希望，祇要再堅持下去……』，不要再拿這樣的話來激怒我了。天曉得，我們永不會回家了！你懂得嗎？」

那值夜伍長舉手敬禮。

「是的，義勇隊員先生，我們永不會回家了。」

「喂！我敢同你打賭，約翰，我的值夜朋友以爲我動怒了。我敢打賭，全然不，全然不，我的值夜朋友！我要把我對他的同情，證明給你們看！我現在……現在……請等一

會！祇要耐煩一點……噯！」

他好不容易從袋裏掏出一個半立特的瓶來，遞給那值夜伍長。

「你看！喝幾口伏特加酒吧！」

那值夜伍長接了瓶。他的眼睛發着貪婪的光。他用衣袖鄭重地揩了揩瓶口，想了一會，喝了一滿口。

「呸！這酒真兇！」

「這原不是禮拜堂裏的淨水呀！」

「祝你康健！」那好心人說，又喝起酒來。「哦，這酒怎樣地使我全身發熱呀！在這樣寒冷的天氣，這種酒真是有用……」

「哈，哈，哈！約翰，你聽見嗎？在這樣寒冷的天氣，這種酒真有用。況且味道又好……嘿！這酒是從一個富貴人家到我手裏來的。我剛才在城裏，而且……」

「不要胡說了，」約翰截斷了話。

「哈！你怕我要像老太婆在喝咖啡那樣誹謗你了……哦，我還沒有那樣醉。再喝了這一瓶也許要醉了……」說着他從袋裏拿出另一瓶來，「但是我不願再喝了，因為我是誠實的人。這一瓶酒同這個……同這個……天曉得……是屬於你的。那包東西放在那裏了？哦，那裏去了？啊，在這裏！拿了……她送來的！」

他俯身到地上，拿起一個用棉紙小心包好的紙包來，可是突然失掉了均衡，向那值夜伍長倒了過去。那個人便用雙臂扶了他起來。

「噲，約翰，噲……你看見嗎？這個同胞怎樣地愛我？他扶起我來了。吻一吻，同胞，吻一吻！吻一吻！該死！」

那值夜伍長逆意地吻了他一下。約翰拉着他，拉他進房來。

「快點，快點，約翰，我要管住那個紙包，還有那些酒瓶……哦，再喝一口，同……胞……是的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我連你的名字也還不知道呢！」

「約瑟夫·巴可喜，騎兵第五聯隊的伍長。」

「那末，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·巴可喜伍長，爲你的康健喝一點吧！」
他把酒瓶遞給他，可是看見他手中有酒瓶，忽然放聲大笑起來。

「哈哈！不要喝這一瓶！這是屬於約翰的。不是嗎，約翰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爲了上帝的愛走過來吧。那些人被我們吵醒了要罵我們呢！」

「讓他們去罵吧，罵吧！該死的！我現在脾氣很好，誰敢來罵我呢？況自這裏又有我們的朋友，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·巴可喜伍長，保護着我們。不是嗎，同胞？」

「是的，義勇隊員先生，」那值夜伍長自信地回答說。

「彼得，倘使你不停止胡說，我也要罵你了。」

「你嗎？」

「是的，正是我。胡說得夠了，讓酒瓶放在這位值夜的朋友那裏好了，你自己來睡覺吧。你這酒醉糊塗的豬仔！」

「豬仔！你竟會這樣說嗎？我難道不是和你同安樂共患難最忠實的同命朋友嗎？」

他的雙唇扭成要哭的樣子，淚珠隨即在他眼裏盈盈欲墜了。用着顫抖的聲音，他繼續責罵。

「這是感謝呀！你看見嗎？約瑟夫·巴可喜？他真是一個暴君，真正的暴君。可是，同胞，你要知道，我不能惱怒他，因為我心腸很軟……很軟，而且我又是愛他的。聽吧，騎兵第五聯隊的約瑟夫·巴可喜伍長，你自己去想這件事情。你原是一個聰明而有知識的人。不是嗎？你是一位伍長呢。我到城裏去正是爲了他的……」

「噲，來吧！」約翰神經過敏地說，把他推進房去。

那值夜伍長幫助他，默默無言地把酒瓶和那紙包放在桌上，然後想離開房間了，彼得却留住了他。

「騎兵第五聯隊約瑟夫·巴可喜伍長；你看見人家這樣對待你的朋友，你忍受得住嗎？你不覺得慚愧嗎？這就是感謝嗎？」

那值夜伍長敬地行了禮，暗中微笑着出去了。

房裏的人都睡着了。蓬鬆的頭，睡眼惺忪而雙唇猶笑的臉孔，從被底下出現了。

「哦，你已經從城裏回來了嗎？」一個低聲從一張牀上發出了這樣的問語。

「自然我已經回來了。你不看見嗎？你問得多麼愚蠢呀！」

「又是醉了嗎？」

「又是醉了。是的，那對你有什麼妨害呢？況且我也沒有忘記你的。這是給你的一瓶很好的伏特加酒！」

這幾句話是很神奇的，嚴正的臉色變得恬靜了，一種模糊的朦朧欲睡的微笑，從雙唇間浮現出來了。大家精神抖擻了。有的上了牀，別的人穿上了鞋走向那龐大的火爐邊去用剩餘的木柴來生火，還有些人和藹的聲音說：

「彼得，你到底不是一個壞孩子。」

「我為什麼是壞孩子呢？難道是因為我爲了我的約翰效勞而到城裏去的緣故嗎？是的！聽着，約翰，我到她那裏去過了。天曉得！她真是嬌美的而且對你又很有些戀念。可是哪一個婦人不愛你這位藝術家呢？」

「不要恭維！」

「不要客氣，約翰，不要客氣，人人都知道，婦人都是愛你的。將軍的御用醫生的女兒，每天在我們的營舍前徘徊，對於你的招呼表示特別的謙恭。參謀長的妻子講起你的藝

術非常熱心。司令的弟媳婦，那個俏麗的寡婦，甚至於在最近一次表演的時候，送你一束花；而在她的稱贊之中有一種不是優伶所應得的尊敬。軍事監獄裏所有的婦人都是圍着你，要你教他們跳舞。」

「教跳舞！」那低聲的人用懷疑的重音重複着說。

「尤其是那檢查官的妻子，很有暖就你的意思，」彼得繼續着說。「是的，是的……她幾乎每天都從城裏跑到這裏來……」

「學跳舞，」約翰說完了那句話。「在那爲慈善事業而舉行的跳舞會中，她又是我的舞伴。」

「不要再議了，約翰，因爲你的抗議是很可疑的。你自己也不能否認，那個俏麗的婦人對你這樣親熱，你也覺得很愜意的。我對你說，我，彼得，杜希基，你最忠實的朋友和同學，和你說，她狂愛着你了。」

「她，這不過是神經質的婦人暫時的癡情，因爲她對於我這異鄉人有些好奇心的緣故。」

「噯，那末你到底自己也承認了！……」

「我並不承認什麼，因爲我沒有事情可以承認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，假使我有過這種事情，我自己也該厭棄自己了。我有我的妻子和女兒在祖國。你以為我就是那種祇顧目前的畜生嗎？」

「你又是唱老調了，又在幻想的世界裏彷彿，而忽略了現實的人生了。孩子們，你們可聽見，他唱着怎樣的高調，說什麼『我不是那種祇顧目前的畜生。』哈哈！你真可笑，約翰，真可笑。你不是一個男子嗎？男子是有特權的。」

「可恥的特權。遮飾男性弱點的假面具，如果我向婦人要求什麼，我也得向我自己要求同樣的東西。這是我的原則。」

「你扮演着包悌發夫人的丈夫約瑟夫的角色呢，這角色表面上很好而其實是愚蠢的；而你正扮演着這種角色。隱藏的欲望在你的眼光中看得出來，而婦人是了解這種欲望的。自然她們是明白的。婦人是爲什麼的呢，是爲了理會男子們的欲望。至於我呢，我是痛恨女人的。我看輕她們。假如有人要我畫一張婦人的象徵畫，我一定會畫出一隻稻草填頭的孔雀來。」

這奇怪的比擬，全房間的人聽了都大笑起來；但是當他們看見約翰憂悵地在看他們的時候，突然沈靜起來。有幾個人自己也是做丈夫的，所以很了解他，也有幾個很尊重那個同命人的感情。半晌後，那低聲說話的凱斯孟說話了。在他的聲音中，蘊藏着一種懺悔的情調。

「彼得，你喝醉了太俗陋了。」

「偽君子！你說我太俗而你自己也覺得我的話是對的。該死的！婦人是該咒詛的地獄的引導者，是性慾的儲藏者。我可以這樣說，因為我是有理由可講的，她們是可惡的蜥蜴。」

「彼得，要記看你也有的親的！」約翰這樣說，要阻止他那些滔滔不絕的無聊話。

「哈哈！我的母親！哈哈……天曉得！」彼得狂暴地叫說。他的眼睛射出怒火來，用手突然抓住了酒瓶。像老虎一般的兇猛，他向約翰挺身而前。他手中高舉着武器，威脅地站在他面前，約翰對他驚愕地瞪視着。過了好些時光，彼得，杜希基漸漸溫和起來，眼睛裏閃着淚光了。他把瓶投在地上。

這突如其來的衝突，使每個人驚呆了。過了一會，他們才鎮靜過來。那筋肉棱棱的凱欺孟向他急步跑來，可是已經遲了。彼得對約翰的眼睛凝視了好久。在他的眼睛裏呈現着一種苦痛和真誠的懺悔的表情，突然間，他推開了捉住他的凱欺孟，抱住了他的朋友，狂熱地哭起來。約翰撫摩着他的頭髮，帶着原諒的表情。有什麼事呢？他不知道。他對彼得所說的那句話，也不是一種觸犯。約翰向四周環視，彷彿對他那默然無言的疑問要找求一個回答。八個男子站在他們周圍。每個臉孔表示着疑惑不解。

「哦，彼得，去睡覺吧！」凱欺孟用憐憫的口音開始說。「你酒喝得太多了。……」

「不！不！……讓我去罷！你不知道……約翰也不知道，」彼得啞啞地說，把約翰緊緊抱住了。「你懂得什麼？什麼？」

「好，彼得，我們不懂，我們甚至不願理會剛才在我們中間發生的那件事，」一個肥胖的男子，直到此刻默默無言地蹲在自己牀上的，忽然說了。

「你說的不錯，漢牟勒。我們不需要這樣衝突，」一個大頭的矮子，正在生火的，贊同着說。

「約翰，你能原諒我嗎？」

彼得的聲音因內心刺激而顫抖着。約翰急握了他朋友的手。

「沒有什麼，彼得，沒有什麼。也許我當真是錯的，因為我在說這種話之後對你說那句話。我們三年來共患難的友誼是不至於因為這點小事而破壞的。」

彼得高聲地哭了起來。

「約翰，如果你知道……要是你猜想到……」

「哦，安心吧！你不是一個小孩。你哭不差嗎？……哦，彼得……我的朋友……」

這熱烈的痛哭，使彼得全身震抖得更厲害了。那些同命人開始安慰他。然後，他們各自上牀，把薄被拉到自己身上來。凱斯孟坐在自己牀上，不時好奇地看看那兩個互相依偎的朋友。約翰想用幾句溫柔的話來安慰彼得，但這時他突然跳了起來，咒詛着投在自己牀

上。約翰向他走過去，默默無言地撫摩他的頭，不久彼得睡着了。那些同命人單調的鼾聲有節奏地在房中響着。約翰站在房中沉思了好久，忽而看看那橫着破瓶的地板，忽而看看那放着送給他的紙包的桌子。看了一會，他終於坐在自己牀上，僵硬了似地從那有冰花的玻璃窗裏凝視着全無星光的黑夜。

天尚未破曉，就有了一個人輕輕地叩門了。

「哦！」一個輕輕的聲音從被底下回答着。

又聽得叩門聲，聲音更加高大了。

「是誰呀？」

「可以進來嗎？」外面一個婦人的聲音說。

「請進來！」

門霍地開了。在門檻邊現出一個少女來。她是一個身材頗高而像貌很俏麗的女郎。棕色的髮髮，藍蔚的雙眼，給她那圓渾渾臉孔以一種柔和的嬌美。她的雙頰被早風吹得通紅了。

「呵，是你，菲莎！」說話的人隨即冷漠地轉回牆去繼續睡覺了。

那少女一時站着不動，彷彿不知做什麼好，不久她開始活潑地敏捷地工作了。在爐中生了火，她開始悄悄地在房裏打掃了。約翰默然地看着她。他們的目光有幾次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了。少女的臉孔漲紅到顫顫部，輕聲地說「早安」，約翰祇點頭回禮。